

華嚴念佛三昧論講記複講——一切無如心真實 悟道法師主
講 (第三十一集) 2024/2/7 華藏淨宗學會
檔名：WD20-059-0031

《華嚴念佛三昧論講記》。諸位同修，及網路前的同修，大家新春吉祥。阿彌陀佛！請大家翻開《華嚴念佛三昧論》二十七頁第五行，從「又清涼疏」這裡看起，我先將這段論文念一遍，我們對對地方：

【又清涼疏分四法界。一心念佛。不雜餘業。即入事法界。心佛雙泯。一真獨脫。即入理法界。即心即佛。大用齊彰。即入理事無礙法界。非佛非心。神妙不測。即入事事無礙法界。】

「清涼是唐代國師」，這裡舉出清涼國師的《華嚴經疏鈔》，分為四個法界。清涼國師「他見到《普賢行願品》了」，那個時候《華嚴》才圓滿。杜順和尚沒見到，只見到《六十華嚴》。「賢首見的是《八十華嚴》。」所以華嚴宗也稱為賢首宗，是以賢首國師的名稱來立這個宗的名稱。到了清涼國師，他就全部見到了。杜順和尚見到《六十華嚴》，賢首國師見到《八十華嚴》，到清涼國師，他都全部見到了。因為六十、八十，再加上《普賢行願品》，《華嚴》就圓滿了。

「清涼把他著的疏，分為四個法界：理法界、事法界、理事無礙法界，事事無礙法界。『一心念佛，不雜餘業，即入事法界』，這是人人可以做得到的，但是不見得人人肯做。是能做，不見得肯做。」「一心去念佛，不雜餘業」，不夾雜其他的，「不雜其他的所有的，別的事業」，就是一心專念阿彌陀佛，這樣就入了事法界。「這是人人可以做得得到，但是不見得有人肯把它做到。」念老講的這個話也是真實的話，是人人能做，但是不見得有人肯這麼去做

，就是肯一心去念佛。的確念佛大家都能念，這個大家都做得到，但是不願意去做，這個就沒有辦法入這個事法界；做到了之後，他就入了事法界。

「第二，『心佛雙泯，一真獨脫，即入理法界』。」「理法界即本體」，就是講本體、理體，「怎麼能證入本體？心也沒了，佛也沒了，就是靈光獨耀，一真獨脫，就入了理法界。理法界就是本體，就是法身。」「什麼都沒有了，正念的時候，念而離念」，就是我們一般講念而無念，無念而念，「連念也都離了，可是離念時仍然在念」。不是說離了這個念，就沒有念了，他在念，但是他離念了，「無念而念」，念而無念。「所以不住到任何上頭去了」，沒有住到有念無念，兩方面都離了。「這時候，沒什麼叫心，也沒什麼叫佛，也沒有一切；然而，本心的光明，這一句佛號，是明明朗朗」，了了分明，這樣念佛是「心佛雙泯，一真獨脫」，就入了理法界。

「『即心即佛，大用齊彰』，心就是佛，佛就是心，這種殊勝的大用，一齊都顯現了。」《觀經》中講的，「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」。「我念佛的心，就是佛，是心是佛。這個心可以作佛，念佛就是作佛，是心作佛。」念老這裡舉出一個公案，「南方有個比丘尼，死後火化，天靈蓋不化，上有心作心是四字」，心作心是，四個字。「修行人，真實修行，有很多殊勝的境界。是心是佛，指我們本來是佛，是心作佛，指我們起心念佛」，就是作佛了，「於是大的妙用就顯現了，這就理事無礙」。「心本來是理，念佛、度生這些作用是事，理事相融，圓融無礙。寂而常照，雖寂靜無動，可是在照；雖然在照，什麼都清清楚楚，可是心中無所動，照而恆寂。無念，而一句佛號朗朗現前；念佛而一心無動，萬緣齊放」，這樣就是入了理事無礙這個法界。

「事事無礙就難懂了。剛才說小的包括大的，短時間包括長的，重重無盡，相入相攝，無窮無盡。如兩鏡對照，這個鏡子照那個鏡子，那個鏡子照這個鏡子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一套一套，沒完沒了。你拿兩個鏡子相對照一下，試試看。『非佛非心，神妙不測』正顯不可思議。不可思，頭腦沒有用了；不可議，舌頭也沒有用了。」這個是禪宗講的，「開口便錯，動念即乖」，就是不可思議，你不能夠去思惟想像，也不能用言語去議論。「所以說，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。」這個是法就是真如實相，不是我們凡夫思惟想像、分別種種的這些可以理解的。「前云攝事事以顯元，從事事無礙以顯本體，此神妙不測的法門，即是一念佛名字。」從事事無礙來顯示出本體，這個是神妙不測的法門。這個神妙不測的法門就是持名念佛，念佛的名字，這個是神妙不測的法門。我們就這樣念，念念念，念到最後就入這個事無礙法界，就神妙不測了。不是我們思惟想像所能夠理解的，只要老實念，自然而然它就暗合道妙了。

我們再看下面一段：

【是知一念佛門。無法不攝。故此經以毘盧為導。以極樂為歸。既觀彌陀。不離華藏。家珍具足。力用無邊。不入此門。終非究竟。】

「所以一個法門，四種法界：理法界、事法界、理事無礙法界、事事無礙法界」，這《華嚴》講的四無礙法界，全部都可以入。就是一個念佛法門，全部都可以入，入了四無礙法界。「因為事事無礙，所以你這一念的功德，包含無盡，一切具足。非心非佛，神妙不測，無所不攝。所以，這個經『以毘盧為導，以極樂為歸』。」「毘盧遮那是法身」，法身佛。釋迦牟尼佛是化身佛，應化身佛。《華嚴經》講的毘盧遮那，就是釋迦牟尼佛的本身，就是釋迦牟尼佛。

尼佛的法身，也就是我們的本師。「他指導我們，往生西方極樂世界」。本師釋迦牟尼佛沒有說你們都是我的弟子，只能留在我這個娑婆世界國土當中，這個本師釋迦牟尼佛他沒有這麼說，他沒有說。咱們的本師他是教導我們，勸我們求往生到西方極樂世界，他來做一個導引，本師來做一個指導，來做一個接引。「到了極樂世界，我們就回家了。」遊子回家了，在外面流浪，回到自己家裡。我們在娑婆世界六道輪迴，就是像遊子在外流浪，我們流浪生死，回到極樂世界，回到家了，不必再流浪了。所以流浪漢很苦，酸甜苦辣都吃夠了，這一會回家了，又回到母親的面前，母子又相會了。所以極樂世界也是形容我們歸宿的意思。

『既觀彌陀，不離華藏』，既然往生極樂世界見到阿彌陀佛，但是根本沒有離開華藏世界，也在華藏世界裡頭。「因為極樂世界也如這個燈光，遍滿整個大殿，它並沒有局限在某一部分。」極樂世界也是盡虛空遍法界，華藏世界也是遍滿虛空法界，「互含互攝，難思難議」，這個就不是我們眾生這種妄情所能夠推測的。「所以，這種情形下，『家珍具足』，你才知道家裡的寶貝都具足了。

『力用無邊』，你可以分身到無量國土去度眾生，去演說妙法。到這時候，你說法才真正能給眾生真實之利。就像咱們所說的，往往有片面性、有誤解，有的時候，甚至於還含點毒素，說是說法，有的時候還不免放毒。」這我們凡夫難免。如果我們往生極樂世界，真正見到阿彌陀佛，「這時候，悟了無生法忍」，你就可以分身到塵刹去度眾生了，不是在一個佛堂大殿裡面，可以到無量無邊的世界去度眾生，「現種種身，說種種法，給眾生真實之利」。「可見

『不入此門，終非究竟』」，沒有入到這個法門裡頭，總是不是究竟的。所以修學所有的法門，到最後求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它是一個歸宿，才達到究竟圓滿。普賢菩薩十大願王他示範給我們看，等

覺菩薩都要帶著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何況我們凡夫！所以極樂世界，上自等覺菩薩，下至五逆十惡的凡夫，總的歸宿。

這裡就回答這個問題，為什麼一個念佛法門能夠把華藏的一切經卷深奧的義理都包含了。「杜順和尚的三方面、清涼國師的四法界，念佛全攝，這個道理講得很清楚。」我們不能完全理解不要緊，只要知道這個結論就好，就是這一念，我們念佛這一念，就這麼殊勝。「家珍具足，如極貧苦的人忽然回到家裡」，極貧苦的人忽然回到家裡，「沒想到自己是大富長者，信都不敢信，想都不敢想的事，這時候」，都成為你自己的。這是譬喻，形容譬喻，《妙法蓮華經》用「家珍」來做譬喻，大富長者，流浪的兒子回家了，才知道自己原來是大富長者。

下面又提出一個問題：

【又問。方山論謂他方淨土。是權非實。準今所論。如何會通。】

這是有一個問題。「『方山』就是棗柏，就是李通玄。」李通玄是一個在家居士，也是唐朝人。在佛法裡頭居士成就的不少，而且成就境界都相當高，不低。李通玄居士他在五台山要註《華嚴論》，要去註解《華嚴論》，找一個比較安靜的地方來註解《華嚴論》。「老虎替他背經包」，給他找地方，找到那個地方，「泉水就出來了，自然有兩個女侍者來招呼他，給他做飯洗衣。沒有燈光的時候，眼睛放光，來著《華嚴論》。」他有這樣的一個感應，感應這些護法來給他護持。他另外一個號又叫棗柏，是李世民的 본가，親屬，跟唐太宗是親屬。「為什麼叫棗柏，因為對他很尊重，不說他名字。他一天就吃十個棗，柏樹餅，把柏樹葉壓一壓」，壓成像餅一樣，他就吃，就是他吃的非常簡單。

「方山著的《華嚴論》」，就是李通玄，棗柏，他著的《華嚴論》，「說他方淨土，是權不是實。《法華》講二乘都是權教，都是化城。阿羅漢，不是究竟」，在《法華經》形容、比喻，好像變化出來一個城市，它不是究竟的，是權巧方便，是化城。這裡問，「問說：方山是這麼說的」，他方淨土都是權，就像《法華經》講的化城一樣，都是權巧化現的，不是真實的，是權巧，是化城。就提出這麼一個問題，說方山是這麼說，他說他方淨土都是權，你現在這個《華嚴念佛三昧論》講得這麼殊勝，怎麼去圓融會通這個方山講的這句話？也就是說彭際清的主張跟棗柏居士就不一樣，跟後代很多大祖師也不一樣。

我們再看下面這個回答：

【答。教分四土。一常寂光土。果佛所居。二實報土。法身大士所居。三有餘土。二乘所居。四同居土。凡聖交參。或穢或淨。此土行人。以專念力。修諸功德。回向西方。惑業未斷。生同居土。欣厭既切。粗漏漸除。聞法增進。生有餘土。若修圓教為因。深達實相。以普賢行願。回向往生。便感得實報土。親承佛記。分證寂光。是故住權乘者。一切皆權。如法華化城。不外自心故。明實相者。一切皆實。如此經極樂。全具華藏故。】

這個回答講，「教下分四土。第一是常寂光土，佛所居的地方，遍於一切，佛的境界。第二是實報土，是法身大士的境界。第三是方便有餘土，是阿羅漢、辟支佛」，權教菩薩他們居的國土。「第四是凡聖同居土」，凡也居住在這裡，聖也居住在這裡。「同居土，凡聖交參，凡也有，聖也有。」

「同居土：有的國土是清淨土，有的國土是穢土，穢土就是污濁很髒的土」，就是污染很嚴重的世界。像我們現在這個地球就是穢土，這個是同居穢，我們這個土污染很嚴重，五濁惡世，「丘陵

、坑坎、垃圾、廁所」，都很髒、很穢惡。「人心這麼惡」，人心不善，感應就是穢土。人心不善，「動不動就是殺，就搶劫，唯利是圖，這是穢土」。「極樂世界的同居土是淨土」，就是不同在這裡，它也是凡聖同居土，但是它是淨土。我們這裡也是凡聖同居土，我們是穢土。所以，「便利之處就在這，你雖是凡夫，你可以去。都是凡聖同居土，但是一個是污穢的，一個是清淨的」。佛勸我們往生到極樂世界，我們凡夫往生到西方極樂世界的凡聖同居淨土，不要住在這個娑婆世界凡聖同居的穢土，同樣是同居土，淨穢不同。

「咱們地球上的人」，我們現在地球上的人類，「『以專念力，修諸功德』，所以，必須得專念，總要把心念集中到一件事情，專念，不能東也念一點、西也念一點，什麼也不熟，問題一來就全垮了。要做到，旁邊一個炸彈爆炸了，煙已經冒了，馬上就要響了，馬上就要死了，在這個時候，你這一句咒，或你一句佛號，能念出來」，這個要心裡面真有這個佛才能成功。如果一害怕，「我的天啊！我的媽啊！」那這就完了，佛念就沒有了，不曉得跑到哪裡去了。所以這句佛要熟悉到這樣的程度，如果平常念佛不專一，怎麼能熟。「危難來了，哎呀！我是念觀音菩薩好，還是念釋迦牟尼佛好，還是念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來救我吧！等你這一想，炸彈早就把你炸死。」你要念觀音也就要專念，急難恐怖就要專念觀音，其他都要放下。你要專念阿彌陀佛，你就其他統統放下，專念阿彌陀佛。無論念哪一尊佛菩薩，總是要有一尊佛菩薩你是最熟悉的，緊急的時候你念得出來。緊急的時候念不出來，就是平常不熟。古大德講，「生處轉熟，熟處轉生」，所以就這麼一句，你念阿彌陀佛也行，觀世音菩薩也行，釋迦牟尼佛也可以，你只要專念。但是「要養之於平日，才能用之於臨時」。這個好像練兵一樣，練兵千

日，用在一朝。「平日沒有這個鍛鍊，不是很熟，不等想就來，不到這個程度，到急的時候不管事」，就用不到了。所以平常要念。

「以專念的力量，『修諸功德，回向西方』。」以專念這個力量，修諸功德。專念就是修諸功德，把這個功德迴向到西方極樂世界。「至於『惑業未斷』，還有很多惑業，仍是凡夫」，這樣信願念佛，就往生到西方極樂世界的凡聖同居土。「所以，絕大多數，咱們現在往生的人是屬於這一類。」能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凡聖同居土已經很難得了，往生同居土就脫離六道了。同居土分九品，都是凡夫。這個善導大師在《觀無量壽佛經四帖疏》給我們說得很清楚，上三品是發大乘心凡夫，信願念佛往生的；中三品是發小乘心凡夫，以及世間善人，信願念佛往生的；下三品是造惡業的惡凡夫，信願念佛往生的。所以這個九品都是為凡夫，凡夫往生大多數都是往生凡聖同居土。往生同居土就不容易，就出離六道，橫出三界了。

要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同居土，「欣厭之心要切，欣慕極樂世界，厭離娑婆世界」。這個叫發願，願意往生極樂世界，願意放下娑婆世界，「對於娑婆世界的種種，進一退九」，進一步，退九步，退緣這麼多，我們在娑婆世界修行很難成就，退緣太多了。願意早一點離開，早一點離開不是永遠捨棄它。有一些人就誤會了，我們求往生的人逃避現實，是小乘，沒有慈悲心，不發心度眾生，自己要往生極樂世界去享福，這個觀念錯了。往生極樂世界正是為了要度眾生，才要往生極樂世界。度眾生，首先自己要得度；你自己沒得度，你憑什麼去度眾生。所以度自己就是為了要度眾生，你要先度自己。你自己都不能得度，你怎麼去度眾生？你自己沒有得度，要度眾生，發了這個願都叫空願，不能落實的。所以並不是永遠捨棄，往生之後，還可以再回到娑婆世界來度有緣眾生。所以念佛偈

，我們常常念「不退菩薩為伴侶」，這個迴向偈，弘一大師和夏老師都改了一下，改成「回入娑婆度含識」，或者回入娑婆度有情。

「不是在極樂世界跟一些菩薩作伴侶，不回來了」，到了極樂世界，得到阿彌陀佛威神加持，就趕緊再回到這個娑婆世界來度眾生，念念不忘度眾生。就是我們常常念四弘誓願，「眾生無邊誓願度」，你往生極樂世界，你這一願才能落實。沒有往生極樂世界，念這一願是空願。所以要知道這個道理，不是逃避現實，不是不顧眾生，就是為了要真正能度眾生，才要往生極樂。所以為了度眾生，這個欣厭的心就很懇切，不是悠悠泛泛，生死心切。「『粗漏漸除』，漏就是惑」。這個惑三種：見思惑、塵沙惑、無明惑。這個三種惑之中，「見思惑是粗的」，最粗的惑。「見思惑慢慢就除掉了，聞法也增進了」，這種情況可以往生到西方極樂世界的方便有餘土，他就超越凡聖同居土，因為這個已經斷見思惑。這個不要說見思惑都斷，你斷了見惑，往生也是方便有餘土。因為斷見惑，雖然還沒有斷思惑，但是他已經證得位不退，他就不是凡夫，他是聖人了，就是聖人的位次最低的，但是他是聖人了！所以如果你念佛念到斷見惑，你往生不在凡聖同居土，是在方便有餘土。你當然如果思惑也斷了，是方便有餘土。見思惑斷了，塵沙惑也斷了，也是方便有餘土。所以方便有餘土除了二乘，還有權教菩薩，還有沒有明心見性的佛，天台宗六即佛裡面的相似即佛，他斷見思惑，也斷塵沙惑了，連塵沙惑的習氣也斷了，就是十法界的佛，但是他還沒破無明，無明惑還沒斷。無明惑斷一品，他就超越十法界，就到一真法界，就不在方便有餘土，是實報莊嚴土。

「如果你修圓教為因，深達實相，『以普賢行願』，以十大願王的願做自己的願，迴向往生，你就能生實報莊嚴土。」這個就更高了，你修是修圓教的因，深達實相，以普賢菩薩十大願王做為自

己的願，這樣迴向求生西方，你往生西方極樂世界是實報莊嚴土，是法身菩薩的世界。生實報莊嚴土就是要破無明，就是最少破一分無明，證一分法身。「分證一分法身，也就是分證一分常寂光土。」

「『是故住權乘者，一切皆權。』好多情況，凡聖同居土，你還是凡夫的境界，你認為一切還都是權（權指權巧方便，不是真實）」，是權巧，「有這些分別的時候，就是住權乘者」，住在權乘，「於是一切都權了」。你生到那裡，也都成了權，不是實，是權。「可是要明白自心實相的人，一切都實啊！也就是《法華》所說的阿羅漢是化城（是權法）」，權教的法，不是實教，「可是《法華》所說的化城，也沒有出自心以外」，還是在我們自心。「化城在哪？你不還是自心所現嗎？既然都是自心所現，一切無如心真實」，無論是化城，還是不是化城，不都是離不開我們這個心嗎？所以心是最真實的，「這是布袋和尚的話」。我們現在看到中國寺院，一進山門，這個四王殿，第一個就看到布袋和尚，布袋和尚是彌勒菩薩來化身。這句話就是布袋和尚說的話，也就是彌勒菩薩講的話，「一切無如心真實」，萬法唯心。「總而言之，一提到唯心淨土，這就好像不真實了，其實，人不知道，沒有再比心更真實的。」「化城也不外於自心」，不是離開我們這個心另外有個化城，沒有，化城還是我們這個心。所以都「實」了，「一實就一切實」。「這也是《華嚴》的道理，一真一切真，一位一切位，都是超乎咱們的情見。像這個經的極樂世界完全具足《華嚴》的一切。試問怎麼能說淨土是權法？」彭居士把這個問題回答出來，透過念老給我們做一個更淺顯的說明。

我們再看下面一段：

【方山著論時。行願末卷未至此方。故于淨土一門。輒生分別

。卻與經文互相乖刺。須知從真起幻。即幻全真。生滅俱離。自他不二。一念圓融。普周法界。方為一乘中道了義。】

在方山棗柏居士著論的時候，這是在唐朝初年，《行願品》還沒有到。《行願品》到中國來，是武則天那個時代，武則天當皇帝那個時候才到的，這個當中經過兩個皇帝。這個末卷，《行願品》，這個《華嚴經》的末卷，那個時候還沒到中國來。「所以，他所根據的不是全部的《華嚴》，於是跟其他經文就有衝突的地方。以他那麼高的智慧和水平，眼睛能放光，老虎給他找路，但經不到全」，就是經典沒有全部到中國來，不完整，「他著的論還是不能圓滿」。到《普賢行願品》來，這個《華嚴經》才算圓滿。「所以，要知道聖言量十分重要。」聖言量就是經典，經典就是理論的依據。

「要知道，『從真起幻，即幻全真。』」所以，《楞嚴經》講的，「先是破妄顯真，後來就會妄歸真」，妄也沒離開真，「即妄即真」，妄從真起，「幻也就是真」。就好像水跟波一樣，波就是水，水就是波。你沒有起風的時候是水，起風，水就變成波，其實它本質還是一樣的，「咱們起種種幻相，是水上生了波了」。我們起的妄想、分別、執著，這個好像我們真心裡面起這個妄心，這個無明了。好像起了無明風，起了波浪了。「但是波是什麼呀？」波它的本質是什麼？波的本質還是水。波的本體不全部就是水？「所以，到這個地方，幻跟真，從他們的本體來說，就不是兩件事了」，即妄即真。「有了波，波就有大波、小波，種種的波，但這都是幻相。」你微風吹的是微波，風大一點就小波，再大一點中波，更大的做颱風叫大波，大波浪。「本體都是真」，本體就是水。「到了本體上，生滅就離了，自他也不二」，回歸到本體，就自他不二了。「這個波和那個波看起來是兩個波」，這裡有一個波浪，那裡

也有一個波浪，我們看起來不是兩個波？很多個波浪，「其實，它一樣，都是水」，都沒有離開這個大海，都是大海的水。「它們同是一個體，相連著的」，相連的。「波和波不也都是相連一體的水嗎？」所以北海，這一個波，跟那一個波，跟南海那個波，那不是這個海跟那個海，那不是統統這個海的水？「波水不二」，所以以這個來形容比喻我們的真心、妄心，也是真妄不二，「自他也不二」。波起，波浪起來，水也沒有生，水本來就有；波滅了，水也沒有滅，水還是在，波浪沒有了，但水還是在；「所以就離生滅了」。「一念圓融之心，就遍滿法界，這才是一乘中道了義的教。底下又解釋方山的功勞。」

【且方山喫緊提唱。唯在十住初心即成正覺。然依教詮判。正大不易。何則圓信位中。見思惑盡。併斷塵沙。進入圓住。豁破無明。證無生忍。位齊別教初地。若依自力。譬彼群氓。驟希寶位。即謂本來是佛。不落階梯。亦賴善巧方便。始能剋證。何如行願末卷中說。以深信心。持誦十大願王。一剎那中。往生極樂。住不退轉。從凡夫地。創發信心。橫超直入。至圓至頓。無比無倫。幸遇完經。因緣非淺。衣珠故在。客作徒勞。奉勸高流。同心信受。】

「方山著論的功勞」，方山居士就是李通玄居士，他著作這個《華嚴論》的功勞，「就是要提倡『十住初心即成正覺』，剛開始踏上第一個位子，就成佛了。就是《華嚴》的話，一位一切位」。你證入一個位，就證入一切的位次了。「他著《華嚴論》要緊的就是講明這個問題」，就說明這個問題，「初住就成佛」，破一品無明、證一分法身，就成佛了。「教下這樣說就不容易。初住，圓教初住是到什麼水平？見惑、思惑都斷盡了」，塵沙惑也去掉了，進入圓教初住，疑雲破了。「疑雲破了，主要是無明破了，無生法忍開始證了」，這個位次相當於別教的初地，圓教的初住相當於別教

的初地菩薩。「天台宗判教，判為四教：藏、通、別、圓。」別教就專門講大乘的，大乘佛教，大乘佛法，別教的初地菩薩是等於圓教的初住菩薩，斷證功夫一樣。

「不要說成佛不成佛吧，就說到了圓教初住，或說別教初地吧，如果依靠自己的力量，達到別教的初地菩薩，圓教的初住」，靠自己自力修行，「就譬如一個普通老百姓突然上升皇帝寶座一樣」。「縱然你說我本來是佛，初住又有什麼？可是你要知道，你如沒有善巧方便，不能證得，你還就是你啊！」凡夫還就是凡夫！「所以，這個很不容易，達到圓教初住談何容易」，你雖然對這個經教有所理解，但是你不能證入這個境界，那還是落空。

「何如《行願品》末後說，有深信心，念十大願王，你在一剎那之間就往生極樂世界。到了極樂世界，你就不退轉了，都是阿鞞跋致。從凡夫的地位，你有了信心，這一下子，就不退轉了，就是阿鞞跋致。真是至圓至頓！念佛法門是圓中最圓的，頓教中最頓的。」過去有人批評念老，說他寫的東西，讚歎淨土宗好像讚歎得太過了，就是讚歎太過分了，太超過了。念老講，「其實，我都是根據古人說的」。我們看《大經解》，不是念老他的註解，他這個《大經解》是根據其他相關的經典，相關的論，經論，還有祖師大德對《無量壽經》的註解，他把它集大成，把它會合起來，來註解《無量壽經》。那不是他的意思。所以他說這個不是我的意思，他是根據古來祖師大德他們的註解、他們的說法，這些都有經典、經文的依據，那也不是隨便講。

所以，「你就看這個，一剎那就往生極樂世界，就是不退轉了」。而且這個不退轉有三個位次，位不退、行不退、念不退，往生極樂世界是圓證三不退，不是只有證到一個不退、兩個不退，是三個圓滿都證得不退，那這個就更不可思議。所以我們現在很幸運遇

到完整的經典，《華嚴》有了《普賢行願品》補進去，《華嚴經》就完整了。「咱們能夠遇著了，『因緣非淺』」，這個是很深的一個因緣。如同衣服裡面寶珠都在，沒有失掉，我們都發現了，「不必徒勞，枉受其他的辛苦」。不必去修其他的，廣受辛苦，所以這個圓頓教就非常可貴的。「奉勸諸位高明之士，咱們都同心信受這個法門。」勸大家都能夠信受這個淨土至圓至頓的法門，當生成就的佛法。這個也是念老他的苦口婆心，勸導我們大家。

好，我們再看下面一段。我們今天希望能夠把這個圓滿，所以還有兩段，可能要多一點時間。

【又問。隋僧靈幹作華藏觀。臨終見大水彌滿。華如車輪而坐其上。但得直趣華藏。何須更觀彌陀。】

這又是一個問題。「修華嚴觀」，就是往生華藏世界，何必到極樂世界去？問了這個問題。下面是答。

【答。華藏世界。有十不可說佛剎微塵數香水海。有十不可說微塵數世界種安住。一一世界種復有不可說佛剎微塵數世界。西方極樂亦在其中。首楞嚴云。若飛心中兼福兼慧。及與淨願。自然心開。見十方佛。一切淨土。隨願往生。今靈幹所生。其為極樂淨土邪。其為餘方淨土邪。俱未可知。然則但觀彌陀。即是直趣華藏。前有善財。後有龍樹。如斯軌轍。千聖同行。不遵佛勅。自困多岐。是則名為可憐憫者。】

「答曰，靈幹所生何處，未能肯定。然而，只要往生得見彌陀，就是直生華藏世界。往生極樂世界，『前有善財』，《華嚴經》善財童子，普賢菩薩教他生極樂世界，前有善財這樣一個大德。『後有龍樹』，今天是龍樹菩薩聖誕」，就念老講這個時候剛好是龍樹菩薩聖誕，這個因緣很好，他也介紹龍樹菩薩的事蹟。這個大家聽念老的開示都有聽過。「龍樹菩薩往生，釋迦牟尼佛給他懸記，

將來五百年後有個龍樹菩薩，往生極樂世界。可見這是一個千聖同行的軌轍。」「『不遵佛勅』，不遵佛的命令，自困於歧路之上」，走到歧路去了。一生可以成佛的，走到歧路去了，分岔去了，『是則名為可憐憫者』。「佛這樣大慈悲剖心瀝血的教導，你不能相信，真是可憐憫的人。」

底下又舉一個例子：

【更以近事徵之。宋明州草庵道因修圓頓教觀。晚主延慶。乾道三年四月十七日。別徒眾曰。華藏世界。洞徹湛明。甚適我懷。今將行矣。乃令舉所述彌陀讚曰。無邊剎海海涵空。海空全是蓮華宮。蓮宮周遍遍空海。空海獨露彌陀容。阿彌陀佛不生滅。難覓難拈水中月。絕非離句如是身。如是感通如是說。我與彌陀本不二。妄覺潛生忽成異。從今掃盡空有塵。父子天然兩相值。誓修三福勤六念。身口意業無瑕玷。我今以此念彌陀。不見彌陀終不厭。贊畢。隨眾唱佛數百。諷觀經至上品上生。即斂念坐脫。極樂華嚴。是同是別。諸有智人。急須著眼。】

這裡講，「宋朝有個人臨終的時候告訴大家，『華嚴世界』」，就華藏世界，「『洞徹湛明』，通達、乾淨、光明」。「『甚適我懷』，我心裡頭很歡喜，我要去了。最後，他讚彌陀。『無邊剎海海涵空』，無邊剎海，海就包括空。『海空全是蓮華宮』，全部都是蓮花的宮殿。『蓮宮周遍遍空海』，每一個蓮花又遍滿虛空，遍滿一切海，重重無盡。『空海獨露彌陀容』，這麼多的空和海，單獨露出來的是阿彌陀佛的金容。『阿彌陀佛不生滅』，阿彌陀佛是不生不滅的。『難覓難拈水中月』，像水中的月亮拈得出來嗎？『絕非離句如是身』，咱們都在四句裡頭。四句是什麼？『是』是一句，『非』是一句，『是就是非，非就是是』又是一句，『不是是，不是非』又是一句。就此四句，咱們總離不開這四句。要不就

是『是』，是一句，你說『不是』，是一句。『也是也不是』又是一句。『不是是，不是不是』又一句。」我們總沒有離開這個四句，反正離不開這個四句。「這四句就是百非，一百種錯與這四句是一致的。」所以離四句，絕百非，這個才正確。「而阿彌陀佛身就是絕非離句。」念老「以前，在佛學院講課的時候」，有位老師問他，「極樂世界到底是什麼樣的有？答曰：離四句的有」，跟這裡講的一致。「阿彌陀佛是不生不滅，絕句離非。『如是感通如是說』，是依這樣的感通而這樣說」，不是空洞的理論。

『我與彌陀本不二』，我跟阿彌陀佛本來不二。「你看，修持到這個地步，信心就真正顯現出來了。我與阿彌陀佛本來不是兩個，由於『妄覺潛生忽成異』。」「由錯誤，產生一個妄覺」，錯覺，「不知不覺就成異了」，變成二了，本來是不二變成二了，「就有迷有悟也就有輪迴了」，就有六道輪迴，那真是冤枉！「『從今掃盡空有塵』，現把空和有的塵垢都掃乾淨。」「『父子天然兩相值』」，這形容、比喻父子相遇了，就是我們的始覺合於本覺，這個好像父子自然就相會了，我跟彌陀就不二了。我心即是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即是我心。

「『誓修三福勤六念』。三福是《觀經》上的話」，要修淨業三福。淨業三福我們常常講，所以這個要勤修淨業三福。所以三福，你要修得人天福報，起碼要修第一福；如果要出離六道，第一福修，還要第二福；要行菩薩道，發菩提心要修第三福，所以這個三福非常重要。「六念」就是念佛、念法、念僧、念戒、念施、念天。就是要修十善業，修這個六念，勤修三福六念。『我今以此念彌陀』，我今天就是用勤修三福六念來念阿彌陀佛。『不見彌陀終不厭』，我今天見不到阿彌陀佛就絕不罷休。他說完這個讚，「隨大家念佛，念了幾百佛」，後來念到《觀經》的「上品上生章」，他

就合著眼睛，口閉起來，端坐往生。這是舉出宋朝道因和尚的事。

「所以，你看華藏世界跟極樂世界到底是同是別啊！」「他要生到華藏」，可是他見到的、談的都是彌陀。這就答覆了，是同是別。

「『諸有智人，急須著眼』，有智慧的人，需要著眼啦！」極樂就是華藏，華藏就是極樂，這個是一不是二。

好，我們這個《華嚴念佛三昧論》，我們到此就學習過一遍，圓滿了。下次有因緣我們再繼續來學習這個《念佛三昧論》，以及相關這些念佛的經論，也都是我們淨宗同修大家長年互相學習薰修的經典、經論。希望我們大家同共發心，希望大家這一生都同生極樂國。

過年快到了，今天是二〇二四癸卯臘月二十八了，今天是我們工作上班最後一天，明天就開始放假。我們《三昧論講記》也在今天圓滿，這個也是剛好這個因緣。祝大家新春吉祥，福慧增長，法喜充滿。阿彌陀佛！